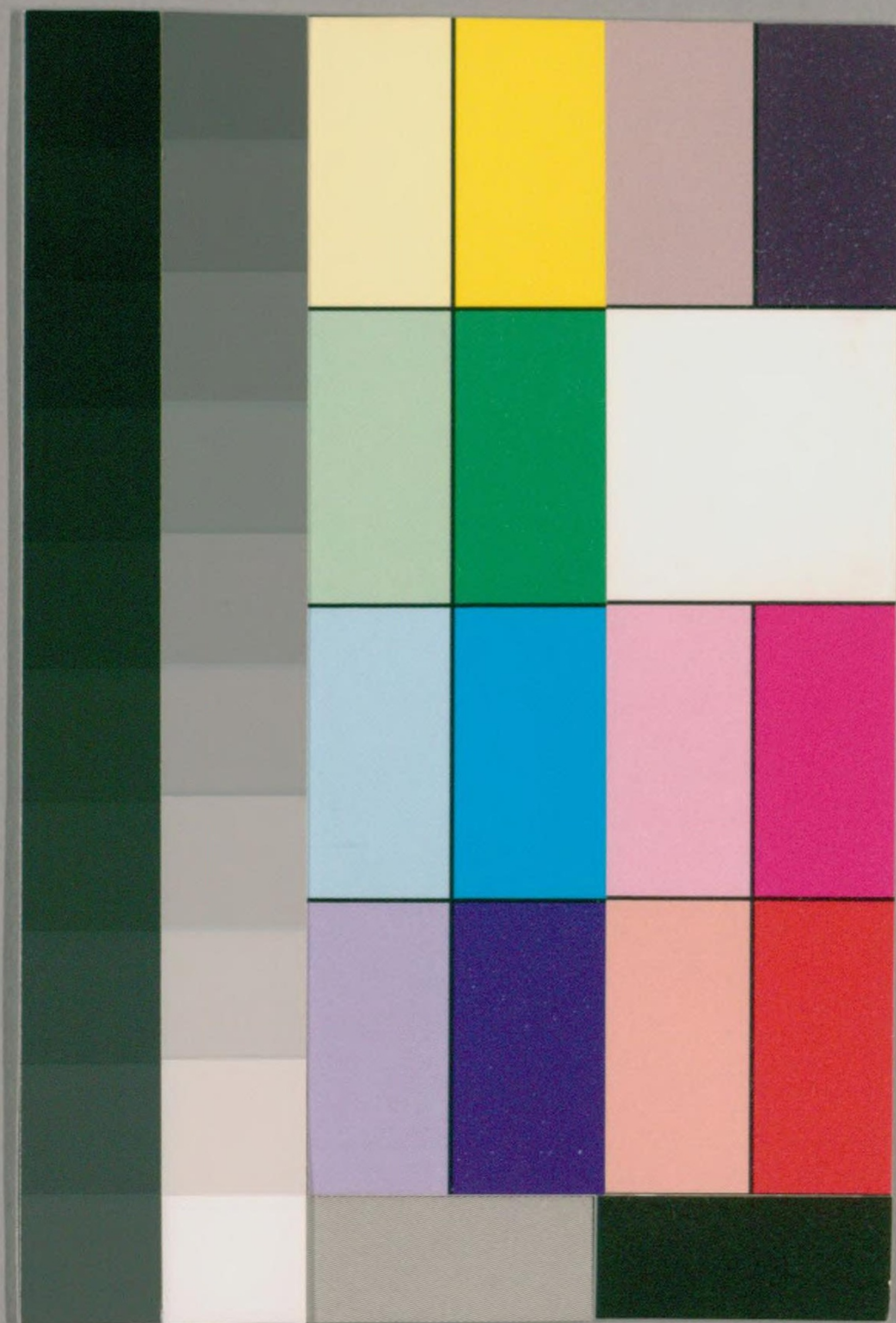


856
65

取
音
帳
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

856-65
秋燈叢話卷三

福山王 械凝齋著

乾隆初京師有某大姓乳母與僕人私主母
覺而撻逐之僕啣忿以制錢數十枚給其幼
婢曰夜分叩主母門當爲我啟婢如言乃突
入弑焉訟於官刑曹某坐幼婢以斬決律同
僕業市閱月某夜夢有持寅弟東來邀者隨
之行見宮闕巍峩堂上人若世所塑冥王狀
某至王起謂曰有訟公者故請面質俄見一

女跪階下捧其首呼曰殺主者僕也我何罪
王卽坐而問曰案由公定失入之咎將何辭
某曰此婢夤夜啟門主遂遇害例有應坐惡
得無罪女辨曰實不知情罪不應死某曰正
惟不知情僅予斬決耳不然罪豈止是無論
知情與否當昏夜之際忽有叩門者安得不
問而遽啟之且啟門由於賄囑百喙奚辭女
子悲泣攜其首去王復起謂曰公斷良是案
結矣遂趨出見友人策馬而過謂曰恭喜回

陽矣余來倉卒忘一言煩告內子有金三百
藏錫器箱內以備緩急需殯殮諸具得此足
矣言畢上馬去某亦望見家門灑然而覺命
僕至友家探之還云昨晚暴得中風症五鼓
時已物故矣某卽往弔友子尙幼請其妻出
告以故不之信入檢其箱塵封寸餘曰此中
詎有銀耶啟至箱底果得銀如數
錢封翁永標湖郡烏程人性仁慈喜施身意
豁如也明末歲大饑流亡載道傾囊賙濟所

全無算事載邑乘次子文煥以康熙乙酉經魁中丙辰進士出宰廣濟有賢能聲時里中徐某亦以孝謹聞於宗族子某由甲科任孝感令夫廣濟孝感命名已久乃二君作宰其先人之積德若借邑名以顯雖日事屬適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亦巧矣

金陵藩署故徐中山第署後樟園高樓在焉上多狐會新舊交替署尙空胥吏先期掃除相謂曰有敢登樓宿者當釀金爲筵適薛某年六旬餘聞之毅然往持劍危坐夜將半忽笙歌盈耳儀從雲簇凌空而至瞬息燈燭輝煌酒筵羅列薛避匿樓角覘之見一白鬚叟踞席上坐身畔有垂髫女郎可十六七許舉杯勸飲觥籌交錯薛自忖遲則必爲所覺卽挺劍躍出呼曰是何妖物敢來作祟斫之鏗然有聲燈火倏滅寂無所見東方旣白得金爵二上鐫恭祝周某翁七十榮壽字未幾衆至薛不言夜來事但問城中有周某否一人

應曰此翁新慶七旬余卽與賀筵者薛遂往
謁周詢來意薛曰君家小有亡失知之乎周
曰無薛曰酒器在否周疑其言入室驗視出
謂薛曰前月爲余誕辰戚好惠金爵二今竟
不得君何由知薛語之故出杯相示周大異
曰吾有孫女年甫及笄數月來神思恍惚每
夜若有物憑焉醫藥罔痊殆卽公所見之崇
與顧妖旣畏君之威聲息所在自當遠遁且
君年齒高邁吾孫卽若孫也敢祈宿室以鎮
之薛慨然允諾女竟安寢次日薛去妖復至
女問其故曰畏薛某耳翁復以女言告薛薛
曰妖猶畏吾劍耶遂掛劍於門犬書薛某在
此妖乃絕

萊郡有狐自云吳姓號九峰常與人杯酒論
文高談雄辨雖博洽之士不能難也有請見
其形者輒云我貌寢甚恐諸君見之欲嘔耳
或贊其可登仙籍吳云某畜道未脫尙入輪
迴倘得轉爲儒家子轉青衿一領乃可望成

正果也衆詢以三教之說答云三教中儒最
尊佛居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
之道居東方青光射三百里二百里外我亦
能入儒居南方紅光耀五百里其芒竟天離
光三百餘里我卽不敢近常山行忽紅光照
耀呵殿聲振山谷驚伏巖穴下良久出探乃
仲夫子過也有士人某夜宴吳至請移尊門
外衆不解其故頃有偷兒入室家人逐之衝
席而出遂遭擒將鳴諸官吳笑曰孽由我作
解其縛以警將來可耳衆釋之一旦辭去不
知所終

前明登郡有軍門某母死覓美材不得聞郡
中陳媼家藏一具質堅而厚蓄已數年持金
購焉其子弗許軍門怒責而強取之子因發
憤力學登賢書筮仕適宰軍門之邑時軍門
謝事家居且老矣向時情事茫不記憶令抵
任往來甚密隱得其兩子不法事募人首告
佯謂軍門曰狂徒逞刁誣媼縉紳當爲置之

法但須誓屈兩公子一質以杜奸民之口軍
門信而遣之令畧不剖詰立命杖斃初杖時
家人奔告曰若輩妄傳耳告者疊至云命在
須臾乃號呼赴救令戒閤人拒不納旋聞二
子死遂以首觸石炮治前未幾令婦懷孕臨
產見軍門披髮入後堂方驚愕間內傳夫人
生子矣令心知冤對無如何比長狂恣荒淫
產業蕩盡不絕如綫云

江南某商赴蘇貿易攜三千金藏艙板下將
發一人求附舟行李都甚商不疑而納焉其
人風雅善談笑杯酒盤桓頗相得一日持金
錢隨意旋轉墜艙底商覓還之次日別去商
偶啟艙取他物則金已烏有矣大驚登岸入
林中痛哭將自縊有老人扶杖至曰咄咄兒
郎何輕生乃爾商泣訴其由老人曰子有緣
幸與我遇速返舟至彼作別處俟夜深尋訪
見衣白痛哭來者金必可得然慎勿言我也
商如教至其處交丙夜一白衣人披髮痛哭

手提壺漿沿路灑滴商直前視之卽附舟人
也驚問商商告以覓金故其人曰無多言隨
我來抵其家棟宇崇闔儼若巨族乃延商上
坐曰吾習此術久矣師嘗言不義而得人材
必取償於異世當斬哀枕塊若子受父遺業
者以禳之然三日內有物色至者卽宜付還
今甫二日而遇子原金必奉償矣顧何所聞
而踪跡至此商不以告曰此必吾師漏言耳
因與流連對酌商醉假寐天將曙呼商取金
封識宛然命僕擔送登舟道徑迂曲歷數村
乃達江干商再往訪之迷路而返

揚州巨商吳某其婦翁在黔中鎮遠守吳赴
黔就婚合昏後夢一青衣人來曰奉城隍檄
有事須往質吳以非本籍詰之卒曰因子來
此故就近歸結耳遂掖之去俄至一官廨有
投繯少婦跪階下質吳曰負心郎吾尋訪久
矣今得遇將復何辭吳愕然不解神命取案
示之吳忽悟前世客濟寧眷一妓妓私贈三

百金將爲落籍計既歸父母怒其流蕩不合
出妓堅守前盟而鵠母逼奪其志遂自縊及
再往墓已宿草矣吳辨曰事誠有之但上迫
親命且我重來婦已物故非爽約也神曰婦
死縱不爾罪而欠金宜償吳蘓乃市冥鏹焚
焉夜夢神責曰爾償尙輕須罄陽世三百金
酬之吳卽焚如數復夢神呵曰婦控爾低銀
塘塞令卒引視銀色皆黑吳私問卒卒曰子
謝我我語爾故吳許諾卒曰冥鏹穿破色卽

低潮也乃恍然悟更市數十萬錠并謝卒物
焚焉夢前卒來婦亦至向吳拜曰感君還妾
故物得免貧窶但妾久羈陰曹衣服器物蕩
然無存如不忘舊好祈具以贈我吳命匠悉
製人間應用物火諸野入夜夢婦人來則楚
楚衣裳矣稱謝畢蹙然曰恃愛多求君得無
厭乎妾尙有苦衷項間索不去超拔無期若
肯見憐爲我懺悔庶可免吳許延僧道祈禳
婦曰若輩何能爲揚州南郭有老人某禮斗

甚虔得彼醮薦厄解矣吳歸從其言復憂婦
來謝項上索已去曰賴君高誼得脫苦海十
八載再圖良會吳中年多蓄姬妾孰爲妓後
身不可得而考矣

豫省某縣羣山環繞林巒叢雜僻邑也邑令
子外出遇虎攫去令痛甚廣募獵人期盡殲
以洩忿數日無所得令悲且怒責復往捕經
旬餘仍無獲令益怒將斃諸杖衆泥首請曰
某等獵近地久矣意虎畏公威聞風遠遁山

南百餘里層巒密箐爲虎狼窟穴歷久無敢
入者某等願冒死一往務得虎復公命乃質
其妻子遣焉衆結伴裹糧而入第見古木參
天修篁蔽路蝟伏鼠竄狐兔縱橫杳無虎迹
衆徘徊山蹊日將夕棲身無所遙望屋角巍
然隱約林際羣赴之有樓高數丈甃以鉅石
堅固宏敞衆登樓環視塵灰積寸許皆心悸
股栗坐而假寐比曉同人忽失其一競覓無
跡歸述之令令痛哭而已

蘇郡吳縣王其乾。隆初任寧夏邑。倅夢本邑城隍謂曰：適奉蘇郡檄，有事須質，當速行。王以路遠辭。神曰：有馬可乘。俄一卒控馬立階下，促王乘之。疾如電，瞬息抵蘇。至城隍廟，見大門楹間懸雕金聯句，光輝奪目。書處世。但能無死法。入門猶可望生還。殿楹書地獄空。留點鬼簿。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謂曰：爾伯歿後，爾叔不撫諸孤，利其田產。爾曾出不平之語，其信然乎？王以年遠不能記憶，對神曰：即事而論，曲在誰？王曰：曲在叔。神曰：若然，則案定矣。悟後，差人抵家探問，其叔已故。即夜夢之。次日也。王乃親書聯句送諸廟。

康熙中，兗郡有數人共舁一人行市中，圍以幔，欲觀者索錢。乃啟視，形圓如毬，手足拳縮，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監司某聞而異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輿至內室。其聲啾啾，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若畏人狀。眾曉之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苦衷，可剖陳。昇爾索



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泣訴云四歲時卽被拐裝圓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漉便數年漲滿罈中奇苦萬狀又十數年乃破罈出之招搖索錢居恒祇啖以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執而鞠之盡寘諸法

康熙間萊郡忽來一馬不知所自神駿異常蹄間毛長尺許往來騰踔日踐田禾無算鄉人苦焉捕之不得乃糾合諸村四面圍逐馬徑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洶宛如平地久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膠州諸生周雲赴歲試夢遊一處水碧山青迥非凡境眺矚間忽聞環珮鏗鏘一女子飄然而過貌甚都周尾之而行迤邐至竹林中林盡露甲第一區女緩步入周亦隨入門宇深邃悄然無人室內圖書滿架陳設皆非耳目近玩女據床兀坐指几上雲箋謂曰妾有詩四章願質高明周取閱詩曰極目秦樓月

惘然思遠人。誰云好事近。辜負洛陽春。細滴
芭蕉雨。懶傾荷葉杯。憐憐薄命女。寂寞看花
回。佩解丁香結。愁看霜葉飛。滿庭秋夜月。不
見阮郎歸。踈影橫窗瘦。梅含瑞雪濃。何來月
下笛。撩得鬢雲鬆。周反復披誦。擊節歎賞。歛
然而寤。時乾隆辛未三月二日夜也。
徽商汪某赴蘇貿易。遇載青蛙盈艙而鬻者。
心惻然。買而放之。啟囊露多金舟子。頓萌異
志。謂曰。君誠長者。去此十餘里。余有亦載有
數百頭。若盡行買放。則功德無量矣。商欣然。
同舟往。至其處。暮色朦朧。杳無舟楫。正欲詰
詢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諸水。復恐其浮也。
取舟中石磨蓋繫而沉焉。越月。縣令舟過。其
旁有青蛙千餘頭。夾舟鳴躍。皆昂首若有所
訴。令異甚。使善泅者沒視之。獲縊尸。項有繩
繩端繫磨蓋孔內。令具棺殮其屍。藏磨蓋他
所。選幹役沿河物色。得一舟。有空磨盤在焉。
取蓋合之。不爽一鞫。而服論如法。

平陰劉生偕其兄暨友王生讀書山寺劉患
時症神忽離舍信步至一處繚垣綿亘有月
門半啟顏曰別有洞天劉徑入曲房幽折迴
異凡境一披髮女郎丰致翩然見劉來作媯
羞狀掩戶而入劉神搖目蕩莫能自持徘徊
間有老叟出謂曰郎君何來佇立於此劉曰
讀書近寺仰瞻華屋故爾流連因問翁何姓
曰姓子劉疑之曰商王後裔也延生入頗恭
敬旋進食烹飪皆精潔抵暮留生宿次日一
客來詢之主人近鄰也坐談移時客曰主人
有愛女聞君未娶願締姻好生大喜過望當
夕合卺新婦靚麗如仙其侍兒卽被髮女郎
也琴瑟頗篤生偶與叟間步出一洞門却非
前徑門外高山峻嶺若與人世相隔者叟請
題額生卽揮筆書曰古桃源忽聞梵誦聲悟
曰此處與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讀書皆手自
塗乙心血所在盍往取歸叟潛然曰一去恐
無再見期矣生驚問故曰此地將有天變意

欲擇地徙居生日傾刻卽回豈不能待耶叟
笑曰吾戲言耳生遂攀蘿越嶺而出卽寺
之後園見兄攀蹙立園中呼之不應遽走去
生牽其袂隨至卧榻豁然而醒乃歷述前事
王聞之笑曰此壁間鼠穴耳予戲題四字尙
在驗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屬鼠其爲鼠
怪無疑矣其兄恐復著魔促之歸病月餘而
愈再詣山寺其屋經大雨圯毀循牆跡之果
有空穴鼠已他徙無踪窮其曲折直通後園
湖山石石孔有字如豆大畧可辨識乃已所
書古桃源三字也

登郡梁某武弁也常夜巡東郭外遙見走燐
簇簇如叢星逼近之彷彿聞語云梁貢生至
矣速避諸卽紛紛散滅梁深訝之他夕過其
地復聞如前乃慨然作讀書想顧家貧延師
無力適余戚徐某設教城中遂從受業銳志
力學三年業大進補蓬邑弟子員食餼以明
經老

蓬萊城東七十里巨峰集有兩婦人自西來
憩破廟中村人詢之姑媳也囊橐蕭然有一
犬隨行姑謂媳曰我餓死不足惜汝年尚少
何不適人以自生媳曰姑老且病吾嫁後將
何倚姑以已爲媳累也乘其出遂自縊媳歸
大哭曰姑以我死我豈容獨生亦自縊村人
哀之釀金買棺葬於村外其犬日夜哀號守
墓旁月餘後雖依人以食猶日數往三四年
來未嘗有間也乾隆庚午年事

萊郡倉大使劉銓浙江紹興人康熙中歷官
二十餘載囊橐克饒咸勸其援例陞任去劉
曰數已預定烏可強求衆詢其故曰余少時
祝壽戚某家戚門臨溪側遙見一婦人浮沉
溪內余將至婦踉蹌登岸去抵戚門言及卽
其女婢也云浣衣水次有不識姓名二人來
邀之去不從強扶溪中不數武遽摔跌而黽
之輾轉苦不得脫忽云萊州倉大使劉銓至
矣頓失二人所在時余初補郡庠頗自負且

微職亦非所應得未幾緣事被禡遂考吏員
授今職

康熙中萊郡司馬來某浙省人署登郡守適
學使歲臨點冊儀門左有武生孫秀者以劣
跡被黜憤極而狂持刀奔試院及儀門爲衆
所阻不得入遂舉刀斫來倉皇格以手四指
迸落遂被害是夜夫人夢來血跡遍體繞屋
呼曰余不幸已遭慘害今託生萊郡西鄙某
村民家他日南回當往視右手缺四指卽我
也夫人驚覺深以爲不祥越三日而訃音至
後輿襯歸中途猝遇暴雨往避村民家姓名
居趾恰與夢合詢其生子已踰月右手果缺
四指夫人心知其意潛然流涕厚恤而去比
長性淳樸不茹葷酒好興作廟宇孜孜惟恐
不及先是來居官雅不佞佛行部所至遇修
寺院者輒責而毀之某廣行募化經來所毀
者悉爲修整歷數十年各廟俱落成無疾而
逝

萊郡掖縣富室張某其祖貧甚以灌園自給
偶於途間拾皮囊啟視皆金知爲人所遺也
坐候其傍頃有號呼而來者詢之卽失金人
乃取囊還焉其人感甚欲厚謝之堅不受適
張妻饋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聞之未識
其狀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之去
謂夫曰吾昔採茶野外見土坑內纍纍然以
千百計皆客囊中物也張往覘不謬遂昇歸
成富室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邊有柳橫且水回常
見大鱔長丈餘蟠其上村中無賴子思取之
操習手標俟其出一發中首鱔負傷拔柳而
去河水盡赤後值大雨無賴子聞戶外有喚
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口無所見
及河果有木流下泗水要之忽變爲大鱔急
向岸呼曰寄語老母鱔魚索命矣言訖隨波
而沒

登郡普某奕中國手也晚年尤篤好技益進

對壘者成望風靡常攜局登蓬萊閣一道人
前揖曰聞君善手談願窺高深普欣然旣布
局陣守攻擊備極變化道人應接不暇東南
一隅旋爲普所困道人縱橫馳突不得出乃
外設伏以待普從隘處扼之曰爾雖仙亦難
解此重圍矣道人微哂而起手捋普鬚曰君
奕固高君鬚尤美乃遜謝去普亦未之異也
及俯視白鬚有黑跡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
落始悟道人仙也普技亦神矣哉

浙江陳某康熙中曾應山左趙撫軍幕明年
家居食指頗艱值其友爲山西河津令遣子
往候而令已陞任去僦居逆旅獨夜無聊據
案作草書不數行覺有物憑其肩回視之乃
一女郎噴噴讚曰好書法陳子呵曰夤夜至
此不顧瓜李嫌耶女復作嬌媚態陳曰若仍
爾當呼主人來女赧而退次夕挑燈披誦女
復至笑曰郎君夜讀得毋寂甚陳不應女徐
近前凭伏几側脂香襲人不覺心動遂擁於

懷撮其領而狎之女曰爾識我乎曰連夕光
顧已曾相識女搖首曰爾審視果識我否遂
變一披髮咋舌之狀陳驚仆復向之呵氣不
已正窘迫間一叟排闥入叱曰何物鬼子乃
敢作崇倏忽不見叟扶陳起曰少年矣矢志
不堅非遇我幾危矣陳拜謝詢其氏族叟曰
我河津薛姓向在山左承尊公雅愛故爾相
報再三安慰而去陳歸語其父思之良久曰
是矣昔年隨趙公遊大明湖見薛文清公祠
風雨剝落力勸趙公重葺之薛河津人也拯
爾於難殆爲是與

予業師趙拙菴先生武進人爲予言戚某精
占驗百不失一有秘書珍藏不以示人雍正
壬子秋試金陵聞其已故塲畢往唁并訪遺
書比至其家問致病之由老僕潛然曰主人
本無疾村南數里有短碑一座文字漫滅
不可辨識俗傳建自劉青田主人命創室碑
左工未畢一日忽驅匠役去留僕在側主人

披髮仗劍掘地深三尺餘見大石盈丈堅厚
不可卒拔乃鑿掘石旁浮土甫及尺許露微
孔陡有白光冲出如匹練森寒襲人光芒射
目旋繞主人身畔主人鬪擊良久狂呼而仆
白光仍縮入扶歸遂不起舉家問故不答垂
危乃憮然曰石中有寶劍白光劍之精也數
戒妄求我思強取致劍光凌逼傷右臂命也
我死當埋石上以鎮之從其言塋後風雨之
夜輒丁東有聲詢及藏書僕曰主人習數隕
身主母已焚之片紙無存矣

霑化某歲冬大風迅發屋瓦皆飛河中吹浪
高丈許一夕凍成塔形玲瓏洞徹有類鬼工
觀者如堵經數日乃融宮詹李公建廟河干
落成題額未得佳名正思索間有道人來訪
言詞博奧甚爲傾倒因告以故道人曰時事
卽嘉名也何不題爲永塔禪院李稱善道人
旣去李念道人風骨超凡必非恒品命復邀
之回方道人之來也一童子倚門酣睡呼之

不應道人出卽隨之往使追於途見童子負
柳一株隨其後去如飛奔馬不能及回告李
李嘆曰此必純陽真人也惜覲面失之遂如
所言題焉

京師有驢夫某載一客至西直門因如廁落
後比追及日已向暮客僵卧道旁驢不知所
往徬徨間爲坊卒所獲令鄉地守其尸嗚於
官詰朝官至失尸所在官怒勒限尋覓踪跡
杳如鄉地懼責乃掘一新尸瘡塞之官命驢

夫識認曰客無鬚此長髯不類觀者曰塔驢
夫忽於叢衆中舉一人告曰此卽騎驢客也
詰以故曰素有癩疾中途陡發昏迷仆地夜
始醒起覓驢夫不得遂跟尋至此官檢所掘
尸遍體無傷痕惟頂門貫長釘深入髮際喚
鄉地嚴鞫始得其實蓋村豪某以圖財致死
者鄉地知之而莫敢發也乃置諸法乾隆丁
丑年四月事

唐陸鴻漸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學徵不赴

循祥江湖間性嗜水天下名泉嘗歷殆遍稱
楚水爲第一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
陵城下來所謂第一蓋指竟陵言也但年代
久遠鮮有知其處者明僉事柯公喬博求無
踪於西塔寺甃井並刊茶經額曰陸井究失
真耳真蹟在北郭外官池內名文學泉邑令
邱公築城始掘得之中有斷碑廢柱隱存茶
經字跡擬修治之而未果遂仍湮沒乾隆戊
子夏旱居人於池內掘藕復獲甃井前合馬

君鳩工海浚得積茶數十餘石及文學殘碑
意必先生品茶處也乃甃砌而建閣於左並
勒石以紀其實余於乾隆甲午春調任天門
天門卽古竟陵也簿書之暇輒訪陸井遺跡
或謂在天門山北或謂在西湖中覆畚之下
然稽其故址惟文學泉與邑乘所載脗合其
爲真陸井無疑惜自馬君去後久漸湮塞而
閣亦就頽余因復加疏浚並閣之圯者而重
葺焉井徑七尺深十餘尋上覆巨石鑿窟凡

三汲飲之甘芳而冽逾時覺齒頰間猶馥馥不散則知先生之所品題固非虛語也

予村中羣見夏日沿於河見一小白蛇往來游泳光耀波間異而逐之潛入沙際掘之得劍長尺餘青瑩照人利可削鐵羣見相競不已截爲數段分取之識者惜焉

山陰漁人顧某月夜操舟捕魚偶扣舷而歌聞有依歌和者聲低而啞起跡之見一人躡踞田間彷彿有黑氣罩其上持篙追逐其人

急走至古塚旁一大穴而沒遂以篙築穴中數十乃回漁人家有老母幼弟時已寢其弟忽起捧母衣詈曰我好意倡和爾子輒無禮相加槩傷吾體行取其弟償之矣母曰冒犯者兄也弟何罪曰其如彼強橫不可近何若以雞酒祀我怨可釋母曰夜已深物難猝辦容俟翌日復曰我不及待漿粥亦可耳正索取間忽聞扣門聲卽惶遽而言曰兇暴者又來矣遂寂然

萊郡某氏婦凶悍異常連嫁五夫俱遭其折
挫而甕聲播遠邇居數載無問名者文登邑
有執鞭某聞而娶之衆動色勸阻不聽竟載
之行一日引至幽谷密箐中推婦下騎褫衣
縛諸樹謂曰亦識我本意乎爾悍名四布莫
敢與婚我所以娶爾者特爲爾前夫雪怨耳
婦厲聲叫罵毫無懼色某從容拾柴薪堆積
而爇之執刀謂曰且剗取悍婦肉俟飽啖後
再畢爾命卽割其左髀肉駢三指許炙而啖
之婦罵益厲某更割其右髀肉大如掌炙啖
如前婦色稍沮頃欲割其乳始哀呼祈命申
誓重疊願改前非而某若不聞故持刀作欲
割狀婦號極聲嘶奄奄欲絕乃擲刀嘻笑曰
技止此乎姑貸爾餘生再犯不宥遂解縛而
封其創攜歸恰遵婦道并曰親操偶有微失
呵叱之卽惴栗惶懼屏息承迎居然稱賢婦
矣世之夫綱不振歸咎獅吼豈篤論歟
史子見黃岡諸生也明末遭寇亂子見率里

人斃其魁賊怒獲子見磔之筋肉都盡骨猶
屹立乃鎖其項於彰孝坊夜分鎖脫骨走臨
湖寺次日賊索獲之復刃其首里人以為神
建祠祀焉

胥秉哲江夏人狀偉岸談論風雅尤奇於醫
有徐某妻孕而疾診之曰倏隱倏現尺中有
神非癥非痞結為孤形投以藥果產異物某
中丞夫人病歿將殮胥觀其色謂可活煎劑
投之須臾復甦王方伯女患痘已死胥見曰
生氣猶存藥之而起其他神效多類此余友
王生調鼎其壻也嘗備言之

馮氏雲夢人諸生龔沆妻也年十六適沆四
載沆卒遺子甫七月氏哭泣喪明三十餘年
一日覺天宇空曠霽景暄妍目中翳障忽盡
蠲子病瀕危望空拜籲夜夢媪持漿灌之旋
愈乾隆丙辰旌焉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
者每代為營厝明末遭寇出避遇賊刃於路

冠退家人返黃已在室詫而詢之云被刃時
頸將斷恍惚有人爲正其首敷以藥復有數
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鑲中
康熙辛丑進士

秋燈叢話卷之四

福山王 槭凝齋著

江南諸生某工詩文尤精楷隸先達咸器重
之家素寒以訓課自給中州某邑宰慕其名
延之課子邑中有因奸殺其本夫者宰推鞠
情狀婦實不知情爰書將定矣會中秋宰宴
諸友偶論及之幕僚謂宜按律擬絞衆咸以
爲然生獨折之曰婦旣貳心烏得不知且釁
所自起也如公等議春秋討賊之義謂何反

終

覆辨難、莫之能屈、衆爲所奪、竟如生言、周納
爲知情、改擬凌遲律、未幾婦伏法、而生以偶
爾縱談、事過亦不復置意、越年忽嬰嗽疾、久
不愈、憊甚、辭歸、行數日、疾略減、一夕宿逆旅、
又值中秋、徘徊月下、意頗自適、突有婦人至、
前曰、爾盍嗽、嗽果應聲發、後少瘳、見婦至、輒
嗽、乃力疾抵家、語其故、皆惶惑莫解、因念生
平於婦女無虧心事、究不知是何孽報也、祈
禱百出、委頓益劇、見前婦復來、謂曰、我卽某
縣某氏也、失行有之、謀毒吾夫、實未與知、爾
腐儒拘牽經義、妄逞臆斷、致我蒙殺夫之罪、
受極慘之形、此心何能甘也、業已訟之冥府、
逮爾赴質矣、哀祈奚益、越日果歿、

宛郡張某精數學、所占每奇驗、嘗貸友人金、
友以囊空告、張笑曰、昨夕某傀儡金若干、命婢
登几藏諸閣、且戲握其足、謂無人知、耶友驚
以爲神、借如數、張持歸、中夜聞屋瓦有聲、知
爲盜、呼曰、諸君辱臨、可下輝蓬、華盜大驚、急

走復呼曰若見拒休怪唐突羣賊一時俱墜
若有執之下者咸稽首曰夙畏神明焉敢冒
犯特假道公府耳張曰無他有物特贈出金
示之羣賊姓名備書其上衆相顧錯愕張曰
數也不可違衆乃拜受而去又冬日赴友人
宴圍爐笑語忽以足炙火中衆驚拽出之張
不可移時始令人舁之而卧呻吟聞家人來
報室遭回祿幸未傷人張曰予子應斃於火
父子骨肉也自燬以當之故得免耳人求其

術張曰學術至難授受非其人恐速禍張死
術竟無傳

棲霞林某性兇悍不信鬼神偶於田間掘得
肉毬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動衆驚曰此俗所
傳太歲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誕持歸妻孥咸
奔避誚讓林怒曰冥頑一物耳何畏乃爾烹
而食之方舉箸忽倒地七竅流血死
卽墨袁侍御爲諸生時頗負文名自以掇科
第如拾芥初試棘闈極意輕營夜將半一人

立簾前視之其亡父也袁怖甚不能言父曰
兒毋恐再見我當捷言訖而沒後屢試無所
見康熙丙子場畢偶爲所親道其事所親賀
曰今歲必售矣若翁名三重闈中次題乃王
天下節非預兆耶榜發果雋

吾鄉孝廉某南遊返棹病卧舟中恍惚至一
處城垣高峻而寂無人聲方徘徊間有躍馬
出者乃其故僕也見某卽下馬問訊云主人
欲入城散步耶適有事不及追隨門卒吾友
也可令前導言畢馳去卽有人引某入至一
官署峻宇雕甍重門洞啟出入紛紛某亦隨
衆進見峩冠朱衣人坐堂上左右人各抱册
籍俄聞門外呵殿聲一達官肩輿至極驕從
之盛朱衣人拱手起迎遜之坐吏檢册呈上
朱衣人覽竟仍起立拱手達官乘輿鼓吹而
出頃之復有乘輿呵殿來者視之乃其戚某
也朱衣人拱迎遜坐如前吏復呈册閱數頁
色遽變戚某衣冠頓裂若有人褫剝者旋被

鬼卒摔下銀鎗被體某方驚訝忽爲朱衣人所見呼問曰爾陽世人誰導爾來此某以門卒對拘卒至杖之令送出尋寤某計出門時戚故無恙意或病中幻境耳抵家問之其戚果歿數其期正舟中夢見時也乾隆庚午七月事

余村農家畜一牛頗雄健後有暗疾家人謀曰以此欺不識者尙可得價乃賣之鄰村獲五金束腰纏間途見一兔伏草內潛躡其後捕得之抱諸懷復恐其逸解腰纏繫其項適遇里人立談持少懈兔忽脫去時秋禾遍野踪跡無所得某以細故不爲意歸方悟銀隨兔失悔無及矣越日買牛者刈禾田中得一死兔項間有纏帶啟而視之金在焉

寧海優人當夜半時有喚演劇者優辭以夜喚者出多金爲酬優人利之遂偕往旣至庭宇宏敞賓朋羅列惟燈火青熒殊無光燄時值炎暑座間但覺陰氣遍人所演皆生旦諸

劇聲樂幽細扮演既半飼優人以縷麪啖之
有塵土氣咸疑訝不敢食乃密謀輟前戲扮
天神鼓噪而出賓從俱驚駭奔竄燈光几筵
倏無所見衆亦昏然若夢天明始醒則其處
一大塚前旁列小塚纍纍有瓦器數事內盛
蚯蚓及視所贈金乃冥鏹也

姑蘇冢宰某公爲諸生時踈狂縱酒豪邁不
羈常夜行街衢見一巨人長丈許面目猙獰
搖曳而來公直前當其衝叱曰爾何物欲何
往巨人曰我奉差遣公幸暫避問何差不肯
言公堅持不釋巨人不得已乃曰我紅煞神
也某家完婚日時與我犯將往禍之公怒曰
此我良友肯容汝往耶相拒久之神口時已
過往無及矣倏忽不見公急之友家則設彩
張樂新人方下輿謂主人曰速飲我酒爲若
守門坐至旦辭去其家問故以夜所見告并
問日者爲誰曰某翁也遂造其寓曰爲人擇
日奈何使紅煞當今日者曰固知之第此日

有文曲星化解耳

紹興獵戶某夏日山行雷雨猝至奔避密林中見大樹一株高插雲表中有巨穴如斗雷霆繞樹奮擊忽穴中惡烟騰出雷火輒被冲散如是者數心知為怪也祝所挾烏槍曰請助雷公一臂俟雷烟相持時舉槍擊之雷應聲而下樹忽裂一大白蛇斃焉長數丈

巨宦某身沒無嗣封翁猶在堂家資豐厚族人爭求為繼封翁難其選告於族卜吉集宗

支擇當意者立焉屆期族人咸至封翁指一

幼子謂曰此兒可兒何名眾以乳名僧竹對問取何義曰生時夢一僧頂竹入室遂以名之封翁瞿然曰數也立為嗣封翁歿僧竹不守禮法家資蕩然矣傳封翁宦南中利某寺僧財構衅掠殺之埋竹下云

予鄉有赴都貿易者至某村外見一小兒尸戲溺其口曰稚子若有知試嘗乃公鹹淡味自是其村每夜聞有呼鹹淡公者村人怪異

循聲踪跡得兒尸若自口出疑爲神釀金瘡
之建廟其上卽額曰鹹淡公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轉相告語祈請無虛日歷數年某歸過
其村聞而笑曰枯骨烏能靈我一時戲語耳
告之故遂無驗又通州東壩有古廟三楹久
經頽敝一旦香火忽盛傳數日前東便門有
輿夫舁一老姥探親潞河至古廟卽下輿而
入久不出輿夫入視之闕無人惟案傍有僱
值在焉詫爲奇遠近哄然施舍無算將刻日
新其廟有司聞而禁之風頓息廟仍荒落如
初又鄉人某途行風雨驟至碩田畔有廢石
臼躡其內張蓋避焉雨霽而行村衆赴田間
見雨後溝澮皆盈獨石臼無涓滴以爲神異
爭建廟祀之所禱頗靈香楮相屬於道一日
值祭賽期鄉人避雨者復過是村詢以故衆
告之鄉人曰此我張蓋以避其內也豈區區
頑石果能爲神耶越日廟燬於火魯申繻曰
妖由人與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其此

之謂與

萊郡諸生某春日郊行至某故宦別墅遊賞
力倦卽亭園幽絕處憩焉恍惚聞語云八仙
將至速掃除生驚起頓覺清風習習塵翳捲
空皆除庭院宛如新掃竊疑之坐侯亭側有
衣服襤褸形狀齷齪者八人相繼至某心數
之知仙幻形也拜懇解脫諸人笑曰我輩乞
人耳何仙之有生懇求不已乃曰無多言隨
我行繞亭三匝境界倏易雉垣聳峙高閣嵯
峨臨檻而望波濤洶湧仙山出沒烟際諸人
相謂曰可去矣卽有蓮花片片浮水來衆各
躍立蓮瓣上生逡巡却步衆共招之終疑懼
不敢前諸人乃嘯歌徜徉凌波上下頃之一
望杳然矣生悵惘不知身在何地尋見攜榼
提壺至者問之乃登郡蓬萊閣也瞬息間去
家已二百餘里

武定李氏婦夫死無子家貧苦節自守惟翁
在堂奉事維謹翁時六旬尚強健婦有侍婢

進於翁不可強納之繼以泣曰倘上天見憐
不絕李氏宗支此猶一線之望也如不見納
更遲數年悔無益矣言畢哽咽幾不成聲翁
不得已納其婢逾歲生一男婦調護周至囊
粟屢空日夜勤紡績以佐朝夕稍有餘卽積
之比長爲之授室男亦連舉二子婦乃以其
幼子承夫祀里人賢之舉於官旌焉

同年孫午橋爲余言其兄任大城時有馬生
者文學士也述其祖與南省劉某俱中康熙
丁未科進士選縣令同謁八座某公公見劉
愕然曰子來乎劉應曰來矣已發甲筮仕乎
曰然見皮匠否曰未也公囑曰若見時務告
我劉應諾馬問其故弗告堅叩之乃曰余前
世爲明嘉靖間進士令某邑頗著廉能病歿
至一處若公府狀有朱衣人坐堂上余入揖
朱衣人起立讓坐謂曰君歷官清正夙深欽
佩須臾有一人跪階右詢之乃業皮匠者言
未竟役報云某禪師至朱衣人降階迎僧入

讓上坐僧曰人數已足可無須我行神揖而
啟曰上帝命也乃開座後門請僧入復命役
引皮匠從西角門出引余從東角門出覺蹈
空而行下視雲霧滃然不可辨識久之現一
河波濤浩渺水純赤色方徘徊間忽失足墜
水內呱然一聲形體頓小已在裊裊中矣比
時心雖了了而終未之洩今所見某公卽禪
師也劉仕至監司未知見皮匠否

江南舟子某駕一艇往來江湖間常爲商旅

載貨物舟頗精潔一老客南北貿易恒主之
後客復買其舟南下索負畢將歸而疾作計
不能抵家瀕危泣謂舟子曰吾病且死囊中
金幸付我妻孥來生當矢報大德舟子慰諭
許諾賈歿溼其金具棺殮之瘞諸道旁載金
歸徐出營運廣置田宅遂成富室舟子先艱
於嗣後生子頗俊爽深鍾愛之漸長喜遊蕩
屢戒不聽撻之奔匿床下舟子忿甚擗幃奮
擊陡見老者伏地上白髭鬚宛然舟中病

賈也大驚投杖起後益恣肆無賴糜費貲產
如糞土每怒責卽以床下爲藏身地舟子心
知孽報無如之何不數年家產蕩盡依然寧
人矣

萊陽武生馬某病絕一晝夜將殮忽呼曰跌
死我矣舉家驚駭而某已復蘇衆問故云病
中恍惚信步出門覺身體輕逸任意所之入
一寺院闌無人聞窰內有呻吟聲遂側身入
見少婦歆坐床際袒衣露腹一小沙彌自後
抱其腰一僧在前往來摩挲佇視良久忽腦
後若有物擊之者未及回顧身已撲地手足
頓小化爲嬰兒僧欲斃之婦曰我已失身幸
慈悲無傷此兒僧不聽遽擲之地不覺驀然
驚醒豈頃者已入輪迴乎時鄰村有婦歸寧
無踪夫家與訟經月未結馬心憶前事訴之
邑宰宰命役偕往跡之果有一廟入廟得窰
而婦在焉乃置僧於法

黔省修文縣白水洞產水銀官設場開採夫

役不下千餘、巖下居民亦數百家、附近一巨
寨也、洞前二里許、有溪清淺、忽來一婦人、裸
體浴其中、艷麗異常、而乳垂至臍、居民哄動、
空室、走觀、甫近溪旁、忽轟然有聲、巖石崩塌、
屋舍俱沒、幸男婦先時走脫、免於難、而溪中
浴婦、倏已無踪、方悟神之化身、汝衆也、越三
載、餘村民至墜石處、搜得藥物、聞石中有呼
救聲、衆以爲鬼、叱之、應曰、我非鬼、寨西趙二
也、昔年山崩爲石、所壓幸當隙處、得不死、衆

力出之、詢其故、云、山初震塌時、昏暈不知、及
蘇、見四圍皆石、其中空隙、僅足容身、無術可
出、而饑餓特甚、突有白鼠、伏身旁、長尺餘、目
光如電、照石上、歷歷有字、諦視乃觀音經也、
鼠伸舌舐字、作吞吐狀、異焉、試效之、饑餓頓
減、後每舐一字、輒果腹、累日、三年來、經字舐
滅殆盡、今第餘數行耳、衆視石上、毫無字跡、
而白鼠亦不知所往、趙爲人素誠樸、尤信奉
觀音經、呪每晨必虔誦數遍、歷數十年不倦、

卷四
三
及遇救抵家取經展視字跡大半滅沒僅存
後幅數行宛如石罅中所見也

清和東鄙村有弟與兄嫂同居者兄應縣役
奉差別郡弟以叔嫂聚處恐涉瓜李嫌送歸
母家夜半聞叩門聲啟視乃鄰家婦婦素不
貞訶其弟獨寢故私來就力拒之婦竟解衣
而卧無如何寄宿酒肆肆主人詢知其故潛
往偕婦寢焉其兄宿逆旅啟囊而公文無有
及奔回尋覓夜已闌叩門不應踰垣入寢戶

虛掩疑之撫衾中有兩人卧意弟與妻私怨
截其首盛以囊詣縣陳訴時晨光熹微路經
婦翁家拋其門門甫啟遽擲首於地婦翁驚
喊舉家聞聲競出妻亦與焉乃駭以為鬼翁
皇疾奔翁追之及衢其弟亦自巷左來適相
值復失聲反走弟挽其裾告曰昨送嫂歸寧
晚宿酒肆比曉抵家有兩尸無首橫死床榻
將稟官訊驗兄何為去而復返且驚異若是
耶益惶駭莫措亟偕弟往岳家徵視始知兩

首爲酒肆主人與鄰婦也共赴縣投首云
李侍讀漁村典康熙庚午雲南鄉試著滇程
日記云點蒼山之巔有石室登者入其中輒
忘饑渴予兄方旭守大理常憑眺其上並無
所謂石室者內載苗人能變牛馬猫犬等形
夜入人家聞有其事亦未之見也

康熙癸巳恩科懷慶余生讀書開封某寺
爲人闡計一日雨雪生擁爐獨酌諷吟不輟
忽有客舉簾入氣宇不凡問其里居姓氏曰

閩人郭姓寓同寺別舍慕君高雅故來奉訪
讓之坐卽坐勸之飲卽飲言辭豪爽卽以時
藝議論多出人意表生不覺心折持近作正
之客曰可也再加陶鎔化其圭角則百發百
中矣因口授數題囑曰此我所竊擬者幸秘
之勿洩并教以批郤導窾宛轉取神之法談
次一童子攜樽至客曰昨友人貽我旨酒願
共一醉於是且飲且談夜分始去至明遍訪
同寺寓客並無其人未至一郭公祠木主題

曰祥符令福清郭公某神位生甚驚疑謹識
之其教作數題極意揣摩入闈果如所擬遂
獲雋公車北上復捷南宮閱同年登科錄有
福清郭姓其祖爲祥符令名亦同亟訪之告
以故郭曰適攜先祖遺照在展閱之狀貌宛
然旁立一童亦與所見無異

蘇撫陳公行部見藥室匾有題半半齋三字
者不解所謂命逮之比返署公冗不暇詢越
日呼至則銀鐺被體釋之問匾取何義對曰
取半積陰功半濟貧之義耳公笑而遣焉方
其初逮也役以爲有所廉訪凌逼百端其人
亦疑爲怨家構陷竭貲周旋及出微息已罄
矣公聞之悔償其值每舉以爲戒云

明末徽省有諸生馬某避難入深山得茅庵
一老僧在焉風度不凡馬求披剃爲之徒僧
曰子名心未化姑暫寓此馬見几案間多制
義及詩古文詞問之僧曰吾向業此結習未
忘耳居常與馬講論皆舉子業絕不及經懺

歷數年馬離家已久頗動鄉思僧已知之謂
曰吾早料子不能久居此今且去十載後再
相見也馬至家房舍俱遭兵燬宗族流亡無
有存者馬叔某任粵東監司往投之值開科
馬入試登第授兵科給事中尋以督師被劾
免官遂隸籍東粵順治初友人任陝西某邑
宰招馬往遭王寶臣之叛逃避山谷兩晝夜
攀轅百餘里至一庵疲極倒卧簷下忽聞人
呼曰子來乎吾候已久矣驚起視之僧也馬

恍然悟削髮從焉一日有官長至詢之係四
川某邑令奉上檄採構楠木者叙家世亦馬
姓云父訪友死於兵因時在襁褓未及收骸
骨至今以爲恨馬知爲已子也曰尊公與某
交最篤今幸相值可云天緣某有不腆之物
且方外人亦無須此願以奉贍乃金釧一具
令受之歸其母見而泣曰此爾父物也當時
覓良工製造各佩其一露腕相示宛然無二
隨遣人赴庵求之已行矣踪跡經年竟不可

得

宣武門外粉坊琉璃街有室多怪異僦屋者
率不信宿而去部郎某愛其舍宇精潔欲居
之其戚某素負胆力請先往覘焉挑燈兀坐
將三鼓承塵上忽滴瀝有聲視之殷紅點點
濕潤如珠瞬息間濶至尺餘割然墮地乃一
半體尸也自項及腹截然斬齊予能行項
之有聲如前倏又墮落半體左右踉蹌某方
注目凝視尸忽偏近其身急以手推撇勢如

膠粘不能脫旋即挾之起繞室趨躍某神魂
飛越不覺厲聲大叫僮僕聞聲趨視已昏仆
於地半日方蘇因述所見衆遍視室內依然
空寂也

江南吳尊詒籍山東卽墨乾隆癸酉春夢至
一廟遇故人曰爾何得至此吳仰視額書森
羅殿三字驚曰吾命不足惜獨恨父母棺猶
藁厝死不瞑目矣須臾一人執簡出紫書數
行體甚飛舞視之有姑念吳某孝心可嘉令

於明年四月以下則糳糊不能辨識問執簡者曰不過屆期令汝來耳醒以夢語家人曰來歲四月定難逃矣吳爲萊郡宋司馬記室預支館穀寄其弟襄葬事甲戌春同宋司馬赴濟南倦憩古廟恍與夢境同尋得疾殆甚至四月六日昏卧床榻見其兄踉蹌自外來謂曰可憐吾兩人皆客死他鄉今奔馳數千里特來視汝相持痛哭蓋其兄已亡陝西數載矣俄其父亦至曰汝數當死以亟葬余余已哀求神祇可速以臍貼地卽活矣吳如其言汗出而愈

江陵屠戶任某業屠六十餘年年逾八旬力尚健子孫濟濟某日夜經營積白鏹千餘兩又易黃金百兩寶而藏之一日市得大猪重三百餘斤解其半命店役掛鈎上役屢舉不能抵鈎呼衆助焉某笑罵曰一班無用物只會噉飯此事須讓老將軍耳聳身躍出櫃外一手握豕蹄搭鈎尖上鈎連岩未與肉接某

性發欲試其武舉豕蹄猛力投之鈎甚銳穿其手腕透於臂不得脫老將軍竟掉臂游行矣沸血淋淋衆抱持欲出其鈎而新血茹鐵凝固不可解因并鈎置榻上延醫治之血流不愈呼號數日而絕子孫輩恣意蕩費黃白物頓盡店亦轉售別主其子無生理猶立他人砧案鼓刀以屠

登郡周某業薙髮性愛象局戲而技甚劣與人對局輒北一日宿廟中夢神告曰吾耳痒甚如是者三天明登神案覘之有數雀巢神耳中驅去虔爲拂拭夕復夢神謂曰爾有功當賞顧爾命薄旣好奕導爾以用馬法因指授之曰持是可得百錢以贍飲食慎勿多求醒後技頓高用馬尤多竒變常賭財物人莫能勝但過百文卽昏然失其故步後竟藉此畢餘生焉

天津賈客某赴京貿易中途值雨趨避鄉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宿地衆曰村東有舍

數楹但新停一尸恐未便賈不爲意往宿焉
夜半雨益猛霹靂加劇電光激射中尸輒蠕
蠕動初疑爲晃灼之故頃電光頻耀尸蹙然
起旋卓立於地賈懼甚破窓躍出尸接踵追
之以爪攫其背幸爲牖牆所阻而止乃疾聲
喊救衆聞趨視尸什牖內而賈呼背痛不可
忍審之有爪痕深寸許色白而無血跡旬餘
痛止而痕如故賈至今往來京津間或詢及
輒袒背相示云

蜀中士人李枝高才博學垂髫入泮年未弱
冠而夭其父母哀慟過甚逾數日夢枝歸告
曰兒已死父母勿過傷十五年後清明日父
呼兒名哭塚上庶可相見仍爲父子及醒夫
妻迹所夢相同異之越十五年父果携酒餽
哭奠兒墓有同邑童子名李芝者偶行郊外
聞哭心動細聽所呼者乃其名也大驚尋聲
至墓所見一老人伏塚上涕泗漣而芝心知
同名欲前勸之老人忽驚起抱曰兒果來矣

芝曰孰爲爾兒者老人哭訴其故且曰形神
聲氣與亡兒畢肖問其年適十五問其生日
卽夢之次日也芝曰予生齒旣符形象亦肖
而名又同音豈爾子後身耶老人亦詢其祖
父居趾曰若父與余同庠曾通譜爲兄弟若
不棄敝廬在邇幸過我以慰老荆想念之切
芝如命造其家母見之悲喜交集宛似兒之
更生也芝感其誼歸白諸父次日父率芝至
謂枝父曰余與君同姓老兄弟余子卽若子

也况有夙緣乎立命芝拜爲義父枝父曰兒
死後遺篋不忍啟視今舉以相贈芝攜歸檢
視牕稿二百餘首閱之恍然心會蹊徑若出
已手迨後入泮登鄉薦乾隆戊辰成進士枝
父母猶無恙芝仰承色笑一若親父母然
襄陽城東南有山名筆架峰高數十仞峯巒
層折天然竒秀爲一郡人文鍾祥之地前明
甲科尤盛登顯秩者代不乏人第恃勢爲虐
恒不守理法有司畏其威而莫敢制嘉靖間

郡守某公惡其所爲思有以敗之因謬謂紳
士曰此峰形勢固佳但襄城北鄙川原平衍
文星尙覺低陷若於峯頭建塔作文筆挿天
勢則科名更顯矣衆以守素精堪輿惑其言
遂如所教塔成後合郡無中式者歷我朝
百餘年科名仍不振乾隆中有風水家尋龍
審脈始知塔居龍首主山失權致文秀之氣
鬱而不宣乃告諸紳士鳴於官毀其塔塔內
有鏤刻木人數十皆巾服攜具若諸生入闈

狀或眇或跛或荷械而立無一完善方悟爲
魅壓之術也悉投諸火至庚辰恩科宜城
龔君國榜始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後則漸次
繼起蒸蒸日上矣

前明睢州有宿儒某屢試不第鬱憤無聊夜
夢人謂曰子須待袁可立同考乃可望中耳
覺而異之遍訪學校內並無其人偶出遊力
倦憩村塾中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詰其
姓名師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聞之甚爲驚

異詢其家貧甚乃攜歸親爲課讀弱冠聯登
甲第某鄉會皆與同榜袁歷官大司馬及其
歿也閱數年有老僕赴鄉收租途間陡見旌
旗閃爍騶從呼擁而來以爲達官經過趨避
道左忽與中人呼僕名甚悉視之乃其主袁
公也匍匐而前曰公已故尚在人世耶且現
居何職赫奕若是公曰勿多言正室樓級下
有藏金五甕當時未曾言及可歸語主母掘
取之言訖車馬輿從飄忽若風望之漸杳僕

歸告掘視果得金如數

有閩鎮某寧夏人五旬無子夫人爲置妾貌
頗端麗鎮喜甚婚夕就寢撫袒衣率率有聲
問之愀然曰容俟異日爲公詐言固問之乃
曰妾父聲列黷門啣冤繫獄三載於茲矣妾
弟幼穉不能控訴故備書顛末囑妾收藏俟
弟長成時授之爲申雪之計耳鎮聞言驚躍
而起趨至外室命女婢伴寢翌日言於郡守
白其冤并出資擇婚嫁焉後納妾連舉二子

皆成名

明末滄州旅道每有少婦月夜獨行作迷路狀或哀泣途次偽稱新寡者值孤客過乘機誘之墮其術卽有棍徒躍出多方嚇詐必盡喪其貲而後已名曰拋白余鄉有杜姓者赴都貿易戴月早行遇縞衣艷婦坐泣路隅問之曰新喪良人無所歸是以悲耳試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騎欲與款曲突數人馳至呵曰何處狂徒擅敢誘拐良婦將執去嗚之官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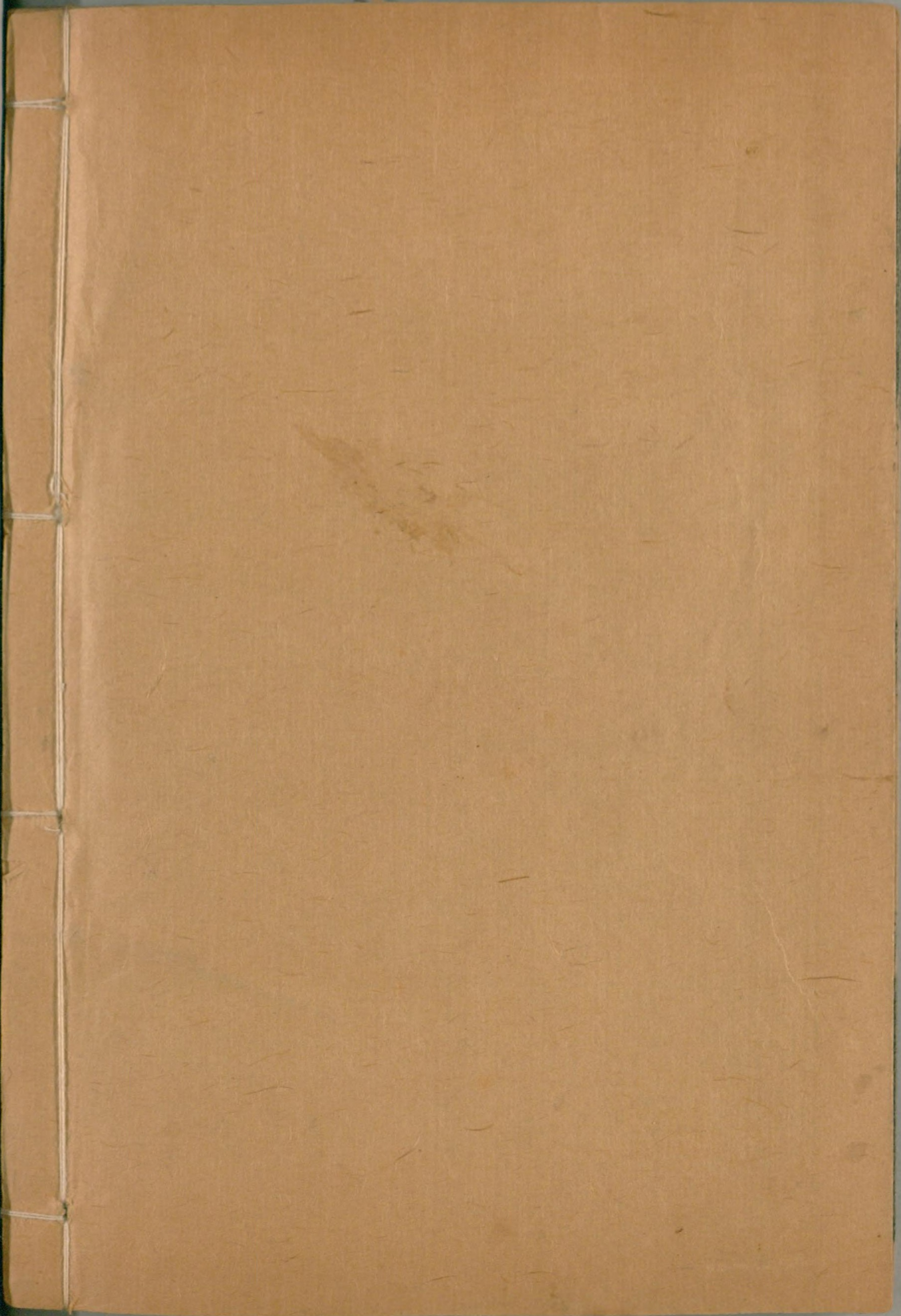
罄囊以獻乃免抵都告貸親友經營載餘頗獲利重價市駿馬朝夕馳騁人問其故不答歲暮乘之東返復夜過其地見一婦徘徊月下詢所往以失路告策馬近視卽昔年泣路婦也乘間挾之起纍騎而馳比衆趨出已奔騰十餘里追莫及矣途間詳詰姓氏始知卽其夫飾之以行騙局者年來過客受其害不可枚舉婦亦耻醜顏爲人餌願隨杜歸遂納爲妾不復北上矣

寇氏鄖縣諸生郭以親妻也明末同夫携三
歲兒避難匿山谷中賊至將殺其夫氏給之
曰此吾夫與姪乞無戕害吾從汝矣舉兒授
夫去度其去遠乃罵賊擲石中其面賊怒殺
之頭已墮地身屹立行百餘步乃仆伏林莽
者猶隱隱聞怒詈聲

終

856
6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秋燈叢話18巻』 請求記号 856-65

ガラス使用